

## 坐在青草尖上的父亲

黄选坚

清明将近的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,在攀爬上陡且峭的木梯。木梯新做的,散发着桉树的味道,抬头看见梯子的顶端,父亲在微笑着,脸瘦削,皱纹拉得很开,一如往常我回家时,他迎接我的神态。我疑惑着,家里什么时候搭了这么长的梯子。上去后,就诘问,爸,你怎么搭这么陡的梯子,恁难走。话完,忽一阵狂风,木梯咔嚓折断,我突然掉下。一惊醒来,细数父亲故世已有6年,然而面容容貌宛如身前。

印象中的清明节都是父亲忙碌的身影。到田头去采鲜嫩的棉菜叶尖做清明饼,然后到竹园里挖春笋,用这些时令素食来祭祖,还有就是上山扫墓。当年哥哥姐姐们出外谋生了,家里就是一家三口,父亲就领着我到村子的后山扫墓,因为墓地不远,所以我们都是在下午,这时候喧闹了一天的山里稍显冷清,但是人少,安静。

我喜欢晴天的清明节,夕阳将要西下之际,阳光把我们父子俩的影子一前一后拉得老长,小时候是父亲拉着我,长大后是我跟在父亲身后,在村前碎石子的路上,携着祭祖的香烛纸钱,父亲荷一把锄头,我带着弯月似的草刀。有时候碰上在外地的哥

哥姐姐们回家,就热闹了,就会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出发。我们是把扫墓当成一次开开心心的春游,该去摘野果的、寻野花的都去了,只有父亲一个人认真地给墓园除草,拔石头缝隙里探出来的叶芽,然后给坟前的土堆上加土,在墓前插上香烛,烧纸钱,这一切做好后,就坐在坟前点上一根烟,默默地抽着,等待着香烛燃尽。在香烟袅袅中,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在墓园周围,父亲栽了一圈的马尾松,说是让我们以后找到墓园,过了五六年,马尾松渐渐长到一人多高,枝叶非常茂盛,阳光烈的时候还可以躲到下面去。于是父亲把树底下的枝条都修理掉,一年一轮,马尾松长得越来越挺拔。到了下山时,再顺手捡几根青翠的树枝,作为扫墓的留念。

父亲去世后,从来不被我们看重的清明节突然成了兄弟姐妹相聚的日子,在国外的三姐,在外地的大哥和四姐,还有在家的大姐、二姐,加上孩子们,一家人林林总总20来人共同去扫墓。先是去往祖墓,可是有一年山上发洪水,把去往祖墓的路给冲毁了,我们只能绕很远的山路才能到达,于是那一簇青翠而茂密的马尾松

就成了指路的标志。树一年比一年粗壮,但是植树的人、坐在墓前沉默的人却不在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学着父亲的样子,用草刀修理掉多余的树枝,然后削几条趁手的带下山。

父亲的墓地是他自己亲手建的,墓坐东朝西,下午微暖的阳光刚好落在上面,墓上方有几株父亲亲手植的柏树,已经枝叶茂盛了,再旁边有高大的杨梅树,墓道下方是一小片山田,这也是父亲从旁人手里置换来的,让在家的大姐夫每年种一些时令小菜,田里还落下一些萝卜,正给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,本来里面还有两株松柏,给折了,就再栽了一棵杨梅。我们围坐在树荫下,就仿佛围坐在父亲身边,身边还荡漾着父亲的气息,身边的一切父亲早已安排妥当。

我们沉默着,一如父亲在祖墓旁边的沉默,我们给父亲的墓地拔草,加土,点上香烛,心中突然就有了一丝的思念开始滋长,如一支烟燃到了手指,如远处被风吹着的油菜花田里的香气,如阳光照着脚边草叶尖上。我思念的父亲,仿佛就坐在草叶尖上,坐了很久很久。

## 棉菜开花了

周薇薇

清明又将在霏霏细雨中如约而至。每年这时,家乡的田头棉菜又该绿了、香了。棉菜麻糍的香味仿佛又充溢在鼻尖,那么近,却又那么远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到这时,是我们孩子最忙的时候。那时,我们随身携带一个竹篮,出了家门,再往前几步,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了。春天在这里开足马力,草儿疯长,花儿猛开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但我最喜欢的,还是静静地趴在田埂上、草丛间的棉菜。它们像一个个害羞的孩子,安安静静地开着黄色的小花。有时看到一大片棉菜,在春光莹莹中摇曳着,招呼着你,那种心情,无异于得到宝藏。妈妈说,采摘棉菜是有学问的,最好用一只手轻轻按住棉菜根部,另一只手摘下棉菜顶便可以了。可是,我一旦发现一个宝藏,哪还管那么多,双手齐上阵,一阵狂摘。瞬时,一株长势茂盛的棉菜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杆了。

采摘来的棉菜,还要经过母亲一番挑选,那些连根拔起的,要摘除老根,而那些夹杂这野草的,则要除掉野草。然后把它们洗干净,放在筛子里,放到窗檐下、石墙上,趁着阳光灿烂,把它们晒干。之后,便把它们放在烧热的铁锅里炒上一炒,等到香气弥漫厨房,溢出整个房子时,棉菜便炒熟了。于是,量几升米,混着炒熟的棉菜,在自家墙角的石磨上开始了磨棉菜。这是一门技术活,棉菜和米的比例要恰到好处。棉菜太多了,会因为分量太轻而撑在石磨的喉咙里下不来而磨不成粉;米太多了,会让磨出来的粉颜色雪白而缺少棉菜该有的那份浓郁香气。于是,母亲就让我往石磨的喉咙里放一只筷子,看看粉的颜色太白了就使劲地戳戳,让棉菜快点进到石磨里。这样,磨出来的粉就绿绿的,十分好看。

磨好了棉菜,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到了,就是开始做棉菜麻糍了。馅有甜的和咸的两种,甜的直接放白糖或者红糖,咸的是把咸菜切细、春笋剥成小小的块状、豆腐干切成丝,加上肉和葱再夹杂虾米,色香味俱全,极是诱人。我们姐弟几个早就垂涎欲滴,偷窥着了。眼巴巴等着母亲快点把麻糍做好、烧熟。当我们总是等不住,早就到在院子里玩去了,等我们疯玩一阵回去后,满屋子已飘满棉菜的清香。这时候,更感觉自己饥肠辘辘,看着香喷喷刚起锅的棉菜麻糍饼,我们恨不得把舌头都吞下去。母亲慈爱地说:慢点,慢点,小心烫!可是,嘴馋的我们,哪里管那么多。一般都直接用手抓着吃。实在太烫了,左手、右手不停地交换几个回合后,一个麻糍就成了腹中美食了。分给我们吃之后,母亲还把棉菜麻糍分给左邻右舍。于是,春光融融中,孩子们坐在自家门槛上,吃着香甜棉菜麻糍的情景,定格成了我脑海里一个永恒的镜头,多少年过去了,还是那么清晰,再也挥之不去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棉菜麻糍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。如今,又到了棉菜开花的日子,不知故乡的田头,是否依然疯长着棉菜;不知故乡的孩子,是否一如小时候的我们,蜂拥到田间采棉菜?不,应该是棉菜依然疯长,可是已不见采摘人的身影了吧。只能徒增一声叹息。

## 祭父亲一杯酒

胡新华

父亲是喝酒的,但父亲从不贪酒。

父亲喝酒,一般是有亲戚朋友光临或是自己外出做客时,才会喝那么一两杯的。至于说一家人在一起时,倘父亲能端杯子,那往往是在腊月里头的夜晚,家人都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,炉火上的大锅里炖着腊肉萝卜汤已经是倍儿地香了,这个时候的父亲才有了点喝酒的兴致。

父亲并不反对我喝酒,可是又担心我喝酒,尤其担心我在外面醉酒。因此,父亲常劝我少端杯或不端杯,说我要是想喝酒了,就回到家和他一起喝,任意喝,哪怕是醉了也没有关系。

我想笑,笑自己和父亲在一起哪能喝得好酒呢?要是在外面,几个朋友一起,举起了杯,就可以喝个昏天黑地的,毕竟那是无拘无束的呀。只是,父亲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,尽管我每次端杯前都提醒自己不要喝多了,但还是醉过几次,甚至还有一次喝到直接挂点滴的程度。

其实我和父亲也有过同桌喝酒的时候,好比说在年夜饭桌上。不过和父亲一起喝酒时,我都是闷着喝的,也不说敬父亲的酒呀什么的。不过,要是有人来,我不会闷着喝,而是要给客人敬酒的。只是,客人较多时,父亲就会关切地问我,是能喝还是不能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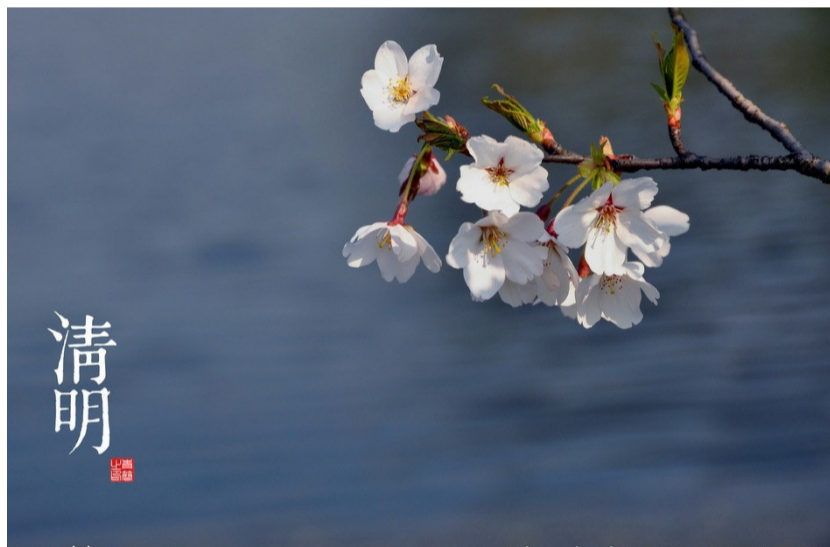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能够感受父亲在喝酒方面对我的关心,我也想用敬酒方式对父亲表示感谢。只是,让我端起酒杯敬父亲酒,我实在不大习惯,于是我只能想着,等以后习惯了,我再对父亲举杯,再给父亲敬酒。

殊不知,父亲在一次做客时喝了一点点酒,就感觉身体严重不适,甚至晕厥。后来去医院检查,竟然是癌症晚期(其实父亲早就有所觉察,但他一直忍着不曾告诉我们)。

患病期间的父亲是不能再端杯了,可我还不会敬过父亲的酒,他怎么就不能端杯了呢?我盼望着父亲的病能快快好起来,我盼望着能在父亲的病好后再敬他一杯酒,可这些,都落空了。然而父亲的病毕竟不是小病,在父亲还不到60岁时,他就匆匆离世了。

如今的父亲正安然躺在半山腰间,他不会再来举杯了,他也不会再关心我了。每年的清明节,我都会来看他。可想着我却不曾敬过父亲一杯酒,我不曾向父亲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,我不免满是惆怅。

又一个清明时节即将来临,又将一次来到父亲的身边。这一次,我一定要带上了酒,斟满杯,然后把酒浇灌在父亲的坟头上。



## 又到清明

金洁

清明是最具感伤气氛的节日。每到清明,我总是满怀悲戚来到姐姐墓前,诉说自己的无尽思念。虽然近在咫尺,可我们却是阴阳相隔,这样的无奈与绝望真没人能感同身受!

就这样年复一年悲痛欲绝不能自拔。

有一天我突然明白,人死不能复生,活着的人心情愉快地行走于红尘陌上,才是对已故亲人的最好缅怀。于是去年的清明节,在姐姐离开我们10年后的日子里,我写下《忘却何尝不美丽》,希望自己从此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,让忘却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美好怀念。

然而,又是一年清明到,努力忘却的我真能心如止水吗?静静地面对人间四月天,我的心又一阵阵揪心地疼。闭上眼,眼角肆意奔涌的泪水再次告诉我,那刻骨铭心的痛楚早已倔强地弥漫在我生命里,今生今世再也无法抹去。泪光盈盈中,哽咽着吟诵起《江城子》,让受伤的心随苏轼的这首婉约词,话凄凉,并作篡改以表心迹:阴阳相隔十一年,姐长眠,妹思念。无法释怀,我心沉甸甸。纵使姐妹缘分尽,情绵绵,爱不变。

清明时节雨漫天,如诗篇,话留恋。往事历历,回忆一遍遍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一点点,烙心间。忘不了儿时姐姐对我们的谦让与呵护,忘不了学生时代的姐姐挑灯苦读的情

形,忘不了生活艰难年代姐姐为家庭所做的努力,忘不了姐姐是如何埋头苦干踏实工作赢得一叠荣誉证书的,忘不了病榻上的姐姐仍对学生牵肠挂肚,忘不了学生们对姐姐的尊敬与爱戴,忘不了姐姐永远为他人着想的点点滴滴,忘不了姐姐患病期间父母的劳心劳力,忘不了父母掩埋巨大悲痛硬将白发送黑发的酸楚憋到心里,忘不了每次亲人聚会时不见姐姐身影的难过和沉闷,忘不了我们那份血浓于水的姐妹亲情,忘不了11年来全家人对姐姐有增无减的怀念。

姐姐离世时,她的独生儿子我外甥才18岁。临走时,姐姐没有留下只言片语,但我知道她心中万般不舍。过早失去母爱的孩子是不幸的,从此以后,我把外甥当儿子看待,可纵使给予更多关爱,又怎代替得了深切的母爱呢?所幸的是,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外甥懂事、坚强,深得大家赞许,再过几个月就将结婚,组建幸福的小家庭,九泉之下的姐姐也该安息了。

曾经温馨或苦闷的生活画面,都将渐渐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,然而在我心里,亲情永远难以割舍!多年以来,姐姐成了我心底不能言说的痛,而我早已习惯将深深的思念铺陈在冗长的时光里。只愿生命的轮回中,我和姐姐能够再次相遇,并且让相遇的时间长些,再长些,以弥补我们今生的缺憾。

电话

65818090

电子信箱

941222480@qq.com

